

# 佛教的临终关怀与追福超度

陈 兵

人临终之际,身心蒙受剧苦,最需要关怀照顾。经中说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死后的去向,故在斯际照顾亡者,帮助其保持正念、往生善处,至极重要。

现代医学发现,病危时没有精神支持网络的人,尤其是男性,死亡率比具有精神支持网络者高3倍。西方天主教于1967年创办“善终院”,提倡对重病垂危濒死者给以“善终照顾”或“临终关怀”(Hospice),对其作为“全人”的身体、心理、社会、心灵各个层面的需要给予关怀照顾,给以心理辅导,帮助其解除痛苦和恐惧,俾能平安、尊严地迎接死亡。此后,临终关怀逐渐受到重视,进行一系列临终照顾的“安宁病房”,现在已在西方普遍设立。

佛教,其实有久远的临终关怀传统,长期以来自觉进行临终关怀工作,形成了甚为丰富的临终关怀操作体系。

## 佛陀与临终关怀

佛陀生前,便经常作临终关怀

的工作。如《杂阿含》卷五第103经载:有一位那拘罗长者,年120岁,“羸劣苦病”,往见佛陀,请求“长夜安乐”之道,佛陀教他:“于此苦患之身常当修学不苦患身”,然后教给他如实观察五蕴无常、涅槃寂静的的方法,使其获得解除死亡恐惧的智慧。同经卷三七第1023经载:未断身见等五下分结的叵求那比丘病笃,佛为种种说法,使其当下断了五下分结,见道证果;“当命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静,肤色鲜白。”第1024经载,比丘阿湿波誓病笃,畏惧退失所证,佛为说法安慰;“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欢喜踊跃,欢喜踊跃故,身病即除。”第1025经载,一年少新学比丘病笃,佛往说法,令他分明解了,证阿罗汉果,不久命终;“临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静,肤色鲜白。”

佛陀还教诫弟子,应以智慧和慈悲积极从事临终关怀。《杂阿含》卷四一第1122经载,佛告难提等居士:有智慧的优婆塞(居家男性佛弟子)应当看望被疾病痛苦折磨、迟早要命终的佛教徒,根据其

具体情况,以能使其获得安乐的法门教诫说法:首先应教其于佛法僧三宝坚定信心,这叫做“三种酥息处”——三种能使人精神获得安息的归宿之处。然后教其不顾恋父母,不顾恋妻子、奴婢、财产。若病人顾恋人间的五欲,应说明人间五欲“恶露不净,败坏臭处,不如天上胜妙五欲”,教其志愿生于天上,享受更为胜妙的五欲。进一步说明天上的胜妙五欲,亦属无常变坏之法,也不值得贪恋,应当舍离,欣求涅槃寂灭之乐。如是“先后次第教诫教授”,令病人趋向涅槃乃至获得涅槃;“犹如比丘百岁寿命解脱涅槃。”佛弟子颇多实践佛陀教诫者,如《增一阿含经》卷四八载:舍卫国阿那礞祁(给孤独)长者病笃,佛弟子舍利弗以天眼见之,命阿难前往看望,为说念三宝法、第一空法,令长者“悲泣涕零,不能自止”,解除了死亡畏惧,之后不久善终,生于三十三天。

佛教僧团遵从佛陀教诫,将关怀临终列入戒律而制度化。《四分律行事钞》说,上座法师应到重病



清朝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的诵经僧人

垂危的僧人那里，为之说法，说明人生时不带一物来，死时也不可能带一物去，教其舍弃一切爱恋之情，将衣物等布施大众，称赞其一生修行的功德，令其欢喜，正念不乱，往生善处。《大唐西域记》说，印度憍洹精舍在寺院西北角设有专门安置照顾重病僧人的“无常院”，房中供奉阿弥陀佛接引像，帮助病僧安乐往生西方净土。中国佛寺中设有延寿堂、往生堂、涅槃堂、重病阁等，专供老病临终的僧尼居住，给以照顾。《四分律行事资持记》说临终的僧尼应安排住在往生堂，头靠西方，面向墙上挂的西方三圣像，可设置供佛幡，为之沐浴更衣，轮流念诵圣号，开导安慰。

#### 大乘的临终关怀

大乘佛教的临终关怀，还有通过作福、念佛、诵经、鸣钟磬等为临终者消除业障、超生善处之法。《地藏菩萨本愿经·利益存亡品》说，父母临终时，眷属不可杀生拜祭鬼神，而应为之设福，或悬幡盖、燃油灯，或诵读佛经，或供养佛菩萨像，或念佛、菩萨、辟支佛名字，能消灭其必堕于恶道的重罪：

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终人舍宅财物、宝贝衣服，塑画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画地藏菩萨形像，是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承斯功德，寻即除愈，寿命增益；是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令堕恶趣者，承斯功德，命终之后，即

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

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

同经如来赞叹品说，对久卧病榻、常做噩梦、“眠中叫苦，凄惨不乐”的垂危重病人及神智不清的“植物人”，家属应在病人前对佛菩萨像高声读诵此经，或高声告诉病人：我们为你将财物施舍，用以建寺、造像、印经、供僧。若已死亡，于一至七日之间继续读经、禀告，能使亡者宿殃重罪永得解脱。《梵网经》卷下所列48条菩萨戒之第20条“不行放救戒”规定：在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延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为之荐福，令得见佛，生于人、天。“若不尔者，犯轻垢罪”。

净土宗所奉“净土三经”之一的《观无量寿佛经》说，一生“多造恶法”，及毁犯五戒、八戒、僧尼戒，临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的众生，临终时遇善知识为说大乘经题目、赞叹阿弥陀佛功德、教令念阿弥陀佛名号，皆能灭多劫生死重罪，往生西方净土。《华严经》卷十五贤首菩萨偈，谓菩萨放光名“见佛”：

此光觉悟将死者，  
令于佛所深归仰，  
令随忆念见如来，  
命终得生其净国。  
见有临终劝念佛，

又示尊像令瞻敬，  
俾于佛所深归仰，  
是故得成此光明。

《佛说无常经》附“临终方诀”，谓令病人右胁而卧，合掌至心面向西方，为宣说净土因缘、庄严及十六观等，令病者心乐生净土，复教谛观佛身相好，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据此等经义，大乘佛教为临终者作“法事”超度，《饬终津梁》之类专讲如何为临终者进行关怀工作的书，在教界流传颇广。大乘佛教徒多于亲友临终前，延僧或招集众居士诵经念佛。特别是净土宗信徒，更多于“莲友”，亲友临终时，约集莲友热心看护安慰，劝导念佛或齐声念佛，造成一种集体祈祷的气氛，以帮助临终者保持正念，心无痛苦，在念佛声中，怀着必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欢欢喜喜地去那究竟安乐的家园。此名“助念”。印光法师教人“临终三大要”：

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印光法师文钞》下册，第1654页）

现在有用“念佛机”给病人放念佛的录音，也有很好的助念、安慰作用。佛教界经常报道因为助念而使莲友病情减轻、正念分明，

现往生“瑞相”之事例。

中国佛教还有为临终者击钟鸣磬之制，称“无常钟”、“无常磬”。击钟（梵语鞞椎），本为招集僧众的信号，见《增一阿含经》等。《付法藏因缘传》谓印度闍腻咤王死后堕为千头鱼，有剑轮常绕其身而转，因闻罗汉击钟之声，剑轮升于空中。《佛祖统纪》卷六记智者大师临终时告维那（寺院中专司仪式者）：

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惟长惟久，气尽为期。

《唐高僧传》载有亡者托梦谓僧智兴击钟“声振地府，受苦者皆解脱”的故事。中国佛寺在击钟时，祝愿一切众生闻声息苦。故钟声成为一种代表佛法的信息符号，有提醒正念、解除痛苦的作用。磬为念佛、诵经时所用乐器，与钟有同样的作用。

藏传佛教在人临终前直到死后，延请僧人念诵度亡经，讲解临终、死后解脱之要，修“颇哇”法帮助其往生净土、善道，与汉传佛教的超度法事和净土宗的助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安慰临终者及其家人之效，比医学界的临终关怀自是高出一筹。据称密法修持成就、神通广大者，可用颇哇法随意超度亡人神识往生净上，叫做“送生”。一般认为只有证到初地菩萨以上，才可实际超度亡者。

当代佛教与临终关怀

当代佛教在“人间佛教”思想指

导下，越来越重视临终关怀。台湾中华佛教学院的慧哲法师强调：应重视临终病人心灵的需求，给以爱、慈悲和支持，提出心灵照顾的三部曲：

第一步，帮助病人确认病情，知晓存活期还有多少，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如何做。

第二步，帮助病人整理自己的思绪，写遗书、安排后事，想象向亲朋好友道最后一声再见。

第三步协助病人观想死亡的景象，想自己漂浮在身体的上方，俯瞰一切。

佛教界办的安老院，在临终关怀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如天津鹤童老年公寓的具体做法为：

1、在病人房间西墙上贴西方三圣像。

2、家属对病人应真切孝敬，病危时要组织助念团助念，全家为病人吃素修福，并告知病人。

3、病危时要了解患者有无牵挂之事，若有，应及早解除。劝其放下一切，安心念佛往生净土。

4、若病人见到恶形等而恐怖，要说明这一切皆是心识幻化，一心念佛，自然会消失，不必恐怖。若病人害怕死亡而悲哀痛哭，说明死亡是离苦趋乐，如游子归家、囚徒出狱，有何恐怖焦虑？若病人怀疑自己不得往生西方，劝其具足信心。



5、人死后 24 小时内不动其身体,不哭泣。

6、丧事从俭,火葬。49 天内为亡者念佛诵经作福。

在台湾各大医院,有许多僧尼在默默地从事临终关怀工作。圣严法师认为:人的过世,不是丧事而是喜事,是庄严的佛事,应替亡者诵念“三皈依文”,进行临终助念。临终助念既能帮助亡者往生极乐世界,又能使亡者家属受到温馨关怀,帮助其解除悲痛、安定身心、种下菩提善根,还能广结人缘、积累功德,帮助助念者自己往生极乐世界、莲品高升,是无上功德福田。

当代佛教界一般强调通过助念,尽量使临终者正念分明,得以往生净土,反对使用插气管内管、做心脏按压、电击等方法作无用的急救,甚至不主张注射强心剂、吗啡等药物延长死亡过程、减轻临终痛苦,这会扰乱临终者的正念,障碍其往生。

现代医学发现,人临终之际陷入无意识,只有听觉可以保持到最后,证明佛教的临终助念法,确能令亡者听到,起码起到精神安慰的作用。

#### 佛教的“全家照顾”

临终关怀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亡者的家属提供“全家照顾”,进行咨询,协助他们减轻哀痛。其

方法,是对亡者家属进行安慰,讲清人死不可复生、死亡乃自然规律,过度的悲伤只会损伤自己的身心,劝导他们节哀。

佛教早就有这一传统,佛陀在世时即经常做这一工作。如《法句譬喻经》卷五载,一婆罗门的爱子上树采花,枝折摔死,全家哀恸,怨天尤人,啼哭不止,佛陀乃往其家问候抚慰,以无常的道理和宿命业报相劝,使这家人不再哀痛。《波斯匿王女命过诣佛经》载,波斯匿王爱女亡故后,极为愁苦,佛为广说“一切恩爱皆当分离,所生之物必当败坏”,使王领悟释怀。《增一阿含经》卷二四载,波罗奈国文荼王最宠爱的第一夫人死后,国王“极怀愁恼,不食不饮,不治王法,不理王事”,佛弟子那罗陀罗汉为说欲使不老、病、死,不失去所爱等不可得之理,教其思惟:

我今失去所爱,并非只有我一人如此,一切人都必如此,如果我因此忧愁悲痛,是不明智的;这样只会使亲属更加悲痛,仇人冤家庆幸欢喜,会令人饮食不得消化,因此致病,折寿早死。您这样想,便能拔除忧苦之刺。

国王听后,当下见效,“所有愁苦今日永除”,归依佛教。《杂阿含经》卷四四第 1173 经载:婆罗门妇女婆四咤因六个子女相继死亡,悲极发狂,裸体乱跑,路遇佛陀,当下

清醒,“即得本心”,听佛说法,欢喜作礼,之后她的第七个儿子夭折,她也不再悲痛啼哭。

《四分律》规定,僧尼若死亡,前来吊唁的客人应该到尸体前具仪设礼,握亡者弟子之手,好言安慰,以减轻弟子的哀痛。《毗尼母论》说僧尼死亡,应“合寺众僧,并送葬所”。这其实也是对存者的一种心理安慰。

#### 追福超度,利益存亡

佛教更重视对亡者死后“追福”、“追荐”、“超度”,由对亡者死后的尽责与实际利益,解除亲属“人死永灭”的深刻痛苦,“利益存亡”。

为亡者“追福”之制,本出原始佛教,其方法是布施僧尼。佛经说人死之后,家属应代为亡人将其生前衣物遗产施予僧尼,或用其财物“斋僧”(设饭食供僧尼食用),这样可使亡人的中有得到布施僧宝的福报。《随愿往生经》说:

若以亡者严身之具、堂宇屋宅园林浴池以施三宝,此福最多,功德力强,可得拔彼地狱之殃。

《地藏菩萨本愿经·利益存亡品》说,人命终后七七日之前,亡者如痴如聋,或在诸司辩论审定业果,未测之间,千愁万苦,念念之间希望骨肉眷属为之造福救拔,此

时：

若能更为身故之后，七七日  
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  
离恶趣，得生人天，受胜妙乐，现  
在眷属利益无量。

《优婆塞戒经》卷四说：若亡者  
堕于饿鬼道，需要亲属为其作福  
(追福)布施，奉劝人们“为饿鬼勤  
作福德”：

若以衣食、房舍、卧具、资生  
所需，施于沙门、婆罗门等贫穷  
乞士，为其咒愿令其得福，以是  
施愿因缘力故，堕饿鬼者得大势  
力，随施随得。

并说为亡者追福的时间有三：  
春之二月、夏之五月、秋之九月。

大乘佛教宣扬：佛法僧三宝，  
有超度亡灵、利济幽冥的巨大法  
力，亲属依仗三宝之力，为死人追  
福超度，可以利益存亡。《地藏菩萨  
本愿经·利益存亡品》说：

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  
善因，多造重罪，命终之后，眷属  
大小为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  
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

这种说法，适应了人们追怀亡  
故亲属的感情需要，能起抚慰失去  
亲人的痛苦心灵之作用，尤其在具  
有深长孝亲祭祖传统的中土，与本  
有的丧葬礼俗结合，再加上统治者  
从伦理教化目的出发的提倡推广，  
产生出种种度亡济幽的“法事”，盛

行于社会，形成民俗，至今尚不绝  
如缕。藏传佛教界以亡者财产施予  
寺庙追福及延僧超度之风更盛。

为亡者追福设斋的风俗，始于  
北齐，于亡后三日设斋，请僧众诵  
经超度，称“三日斋”。唐人元休所  
撰《冥报记拾遗记》记述了一个有  
关三日斋的传说：北齐有梁姓官  
员，死后其家以家奴殉葬，四日后  
家奴复活，告言，在冥府见主人魂  
魄受压脂之刑，而经妻子设斋诵  
经，压脂不得，传语妻子：愿再营斋  
相救，慎勿杀生祭奠。民间还根据  
佛教“中有身”七日一死、历七七日  
必转生的说法，于人死后七七日的  
每一七日，设斋追荐，称“累七斋”。  
累七斋那天，主斋僧剪纸幡焚化，  
此系据《正法念处经》将生天的中  
有见白氎能垂下之说而作，旨在令  
亡者中有见到白氎，得以生天。

为亡者追福的盛大佛事，是农  
历七月十五日所举行的“盂兰盆  
会”。此会依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  
盂兰盆经》而设立。经称：佛神通第  
一的弟子摩诃目犍连（大目连）阿  
罗汉，以天眼见亡母堕于饿鬼中受  
罪，饥渴交迫，大动孝心，乃持钵飞  
往忉利天，取天上美味饮食奉献于  
母，不料饮食到其母口边，皆化为  
火炭，不得下咽。目连啼泣告佛，佛  
谓其母业重，非目连罗汉一人的神  
通力可消，须以十方众僧的威神之  
力方可救拔，并告世人：

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  
中常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  
年七月十五日，为作盂兰盆，施  
佛及僧，以报父母长育慈爱之  
恩。

梵语盂兰盆，意为解救倒悬  
(饿鬼之苦犹如被倒悬)。以器皿盛  
百味饮食，施安居自恣(僧尼夏季  
集体安居不出)结束的僧众，名盂  
兰盆供。自梁武帝大同四年(538)  
于同泰寺设盂兰盆供以来，盂兰盆  
会蔚成风俗。唐代的盂兰盆会颇为  
壮观，各寺皆设花蜡、花瓶、假花果  
树、巨幡等，倾城赴寺游观，为一年  
盛大节庆。至宋代后变为以盆施  
鬼，于竹竿上织灯窝状，挂搭衣服、  
冥钞而焚化，谓之盂兰盆。

度亡济鬼的方法，据大乘经所  
说，还有供养佛、读诵大乘经、塑画  
佛菩萨形象、捐资建寺修庙印经、  
诵念佛菩萨名号等。汉地流行的度  
亡追福法事，有念普佛、念经忏、做  
水陆法会等。念普佛，内容大略同  
僧尼早课，诵念诸经咒及佛菩萨名  
号，回向亡者，祝其超升。诵经也被  
认为有同样用场。忏法，即忏悔仪  
式，原系佛教徒自己修行时忏除业  
障之法，内容包括礼拜、供养、念诵  
佛菩萨名号和大乘经、观实相等，  
编为仪轨，遂成为一种重要的法事  
活动，后来渐多被用于度亡造福，  
流行的忏法有传为梁武帝所制“梁  
皇忏”(《慈悲道场忏法》)，传为唐

知玄国师编的“水忏”，及大悲忏（主要念诵《大悲咒》）、金光明忏（主要念诵《金光明经》）、万佛忏（念万佛名号）、地藏忏（念诵《地藏经》、地藏菩萨名号），等等。

汉地度亡济幽最盛大的法事活动，是“水陆法会”，亦称“水陆道场”，简称“做水陆”，全名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相传是梁武帝受神僧启示和宝志禅师的指点而编撰，盛行于宋代。宋人杨钊吸取密教的“冥道无遮斋法”，编成《水陆仪》。现在流行的水陆道场，分内、外坛，外坛做梁皇忏，诵念诸大乘经，内坛念诵水陆仪文，为期七日，参加者有48名僧人。这是一种综合多种显密经忏斋法的盛大法会。

密乘用以度亡济鬼的咒术甚多。汉传佛教界流行最广的是“放焰口”，全称“瑜伽焰口施食”。源出唐代不空译的《救拔焰口陀罗尼经》。焰口，亦译作“面然（燃）”，为一种食物入口即化为火炭的饿鬼。经称佛的侍者阿难一次坐禅中，见焰口鬼王来告：你三日后将命终，生于我等饿鬼中，若欲免苦，须于明日以摩揭陀国所用之斛，普施鬼神。阿难以此事问佛，佛为说施恒河沙数饿鬼及诸仙等饮食之法。此法遂成为唐代密宗修行者每到傍晚必修的日课。元代时其法又从西藏传入内地，至今尚传行于各寺

庙，不限于密宗。还有一种“蒙山施食法”（“放蒙山”），仪轨简略，据传是四川蒙山的甘露法师所编，被编入僧尼晚课中，为汉地僧尼日课中的一部分。焰口、蒙山施食法，是以多种密咒加持少许饮食，观想化为极多，以咒打破地狱，放开焰口鬼的食道，普施孤魂野鬼。

大乘显密经典中，还说了多种有度亡济幽神力的密咒，如阿弥陀佛往生咒（往生净土神咒）、观音六字大明咒、佛顶尊胜神咒、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不动顶髻佛咒等，或持诵，或书于幡上悬挂，皆有度亡生西或生天之效。南北朝时盛行以佛顶尊胜神咒度人生天，或以神咒刻石、书于棺上，以资超度。清代宫廷中依藏传密法，将有度亡之用的各种梵文密咒印于布帛上，由高僧加持，名“陀罗尼经被”，赐予亡故王公大臣，入殓时盖于尸身，以期超度。藏传佛教徒家家户户悬挂经幡，其上多印六字大明咒（略称“玛尼”），相信有度亡避邪之用。

藏传佛教的度亡法事，主要是延僧为亡者念诵度亡经。流传于西方的一部《中阴救度密法》（或译《中有闻教得度密法》），即是宁玛派僧人超度亡者的念诵法本。其法于临终前至中有七七四十九日内，依次念诵有关临死诸相、实相中有、中有诸境相的介绍和解脱要点的警诫，以帮助亡者体认自性光明

和中有幻相，上等者融入实相光明而获解脱，中等者认识本尊形相光明或称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名号以往生西方净土，下等者认识善趣中有相以生于人天。

度亡济幽一类法事活动，行径有似巫术，与佛教依自力修行，以智慧“自净其心”以求解脱的主旨相悖，而且流行民间，往往成为僧人营生捞钱的工具。作为佛陀弟子、“传佛家业”的僧尼，若侧重于此，终日敲打唱念而不务“一禅二诵三劝化”的正业，则势必丑化自身形象，令世人目为巫覡之流，掩盖了佛教发达人生、以智慧自净其心的主旨。近代佛教界的革新派如太虚大师等，对僧界“重死度鬼”、应赴经忏的风气，予以力斥，斥应赴僧“行同俳優，心存利养”，为佛教之重大弊病，呼唤将弘扬佛法的重心，转移到净化人心，启迪智慧，劝导世人行善修德、善度人生上来。然而，此类法事，毕竟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适应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也不无其安慰人心、“敦人伦、厚风俗”的教化作用，故直到如今，仍颇有市场。就临终关怀、“全家照顾”、解除亡者家属的痛苦而言，特别是对有宗教信仰和宗教关怀的人来说，这种法事的作用，大概非一般的咨询安慰所能代替。